

新書十与

乙卯八月寒雪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  
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石碣  
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  
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  
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  
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  
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  
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䟽論政事危言



謹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  
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  
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  
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  
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  
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  
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  
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

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  
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賈誼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字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第二卷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第三卷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踈危亂 憂民 威不信

第四卷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第五卷

傳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 無

第六卷

禮 容經 春秋

第七卷

先醒 耳痺 訥誠 退讓

若道

第八卷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第九卷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第十卷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卷第一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舉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師百萬流血  
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寓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

鋒音的也。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  
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



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干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鈞戟長鎗也。所賣切也。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中者異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設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



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彌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慘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



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

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



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闕。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師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捩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感，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



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今或親弟謀為東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  
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  
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勢且此者乎然而  
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  
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

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隗

音衛日  
隗也

操刀必

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  
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  
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  
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



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  
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  
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籍也竊為陛下痛之甚  
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  
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  
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  
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變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  
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  
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  
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  
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  
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  
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  
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  
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  
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  
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  
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  
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  
約獄訟盜賊可令馮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



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緦縗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

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



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  
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  
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  
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為陛下何以易此  
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  
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  
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乘其  
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  
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  
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  
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  
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鏑而予射子自禍必矣  
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



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總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少攻而最完執䟽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十城而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  
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  
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  
羨，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  
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  
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  
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  
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  
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云：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癰，音腫，廷一脛之腫病也。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固無聊也。夫今弗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陛下愚也。病非徒癰也，又苦跖齧。上古躓字，下古戾字，跖齧不可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跖齧也，可痛哭者



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  
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  
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  
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侯  
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  
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  
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  
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  
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  
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  
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  
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  
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



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桂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畫。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  
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  
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  
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大息者  
此也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卿權  
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  
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  
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  
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  
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  
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



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壞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橐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比邊與疆匈奴爲隣自見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皇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更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必矣此終非可久以為秦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之縣屬漢特以恣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



以少須更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一終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所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然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



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性以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  
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高拱  
故稱六國之禍難以言以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為  
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  
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日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  
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醞耳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徵倖  
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  
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  
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為從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音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



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  
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  
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  
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  
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變化而為仇所信反  
而為寇可不恠也地理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  
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有見告皆其  
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煨之數也且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  
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然至醜音髀之音所非介則芥矣仁義恩厚者  
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已定足矣乃以仁

然至醜

音髀

之

所非介則芥矣

仁義恩厚者

此人主之芒刃也

勢已定權已定

足矣乃以仁



義思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  
侯王皆衆音寬服骨也髀音大也釋斤斧之制  
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  
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一為一足以亂  
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

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  
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  
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  
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  
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  
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  
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  
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



辟疆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嬖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音遂墓道諸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音遂墓道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餘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



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芻，民不利獲請令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階。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給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庶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音坤 髡髮也剔音月 剔足也黥音勤 文面也劓音鼻 劓鼻也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蹏其芻，勿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令與眾庶徒隸同黥劓髡剔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庶



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殺鼠而无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今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綆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之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又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間豫讓，讓曰：中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無耻，斷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

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簞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曰穢，曰帷箔不修，坐罷軟，不勝任，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乍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劾之域者，聞譴，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古庚字綠色綬也不使人以綬

加於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抑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

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過其臣而

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亡家公醜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

故父兄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誠

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

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託五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太



息者也

新書卷第二終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  
大故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  
俗流失世壞敗矣固恬弗知惟大故也如刀筆  
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  
如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行義非  
循也豈且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主哉



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國信其上哉陛下雖  
有權柄事業將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  
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  
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為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乎不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剽父矣  
財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之金剽

竹勢反

剽也 寢戶之簾

居犇反

取也 兩廟之器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  
之先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  
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也與竊為陛下惜  
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  
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所設也為人子所夫人之所設弗為持立不植此則僵不循則壞  
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  
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  
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而四維猶未備  
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  
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渡江河無維揖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敗矣  
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拚寡知欺愚勇劫惧壯  
凌衰功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  
設諂而相輓飾設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



者今轉而為漢矣。今有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

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



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假父擾音憂田器也 鉏杖音逐掃竹也 耳慮有德色矣  
毋取瓢碗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  
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  
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廢六國  
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  
不知守成之數得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  
遺禮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  
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  
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  
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愚而民愈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  
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織微苦瓢之器日變  
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織巧以相競高作之  
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  
作之廢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  
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  
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

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  
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  
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  
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  
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  
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  
啟民而歸之農，皆耆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  
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  
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中世淫侈矣。飾知乃  
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  
理，故邪人務而日形，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  
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

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  
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  
侈不得生。知功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  
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  
而民愈不羅，縣網也。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  
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  
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尊子產子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  
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  
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  
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  
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墻古  
者以天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  
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

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  
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帝以衣其賤后以緣其  
頰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踏也且試觀事  
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欲天下之無飢飢膚欲其無  
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  
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為見  
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鑄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



也。今也平居則無此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  
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  
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  
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  
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  
也。

###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

鑄錢者六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  
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  
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  
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  
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  
有疑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  
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  
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



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

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太長息。此其一也。

壹通

所為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



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焉。關者。豈不曰諸侯得重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䟽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闕大國而為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  
遠者不在五百里而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  
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  
其繇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  
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能長久也及秦而  
不然秦不能分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  
起上海而來一錢之照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  
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

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  
以廬江之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  
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  
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  
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竊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  
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貨自謂非有以所聞也履躄  
不數易至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



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若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知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䟽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

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



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  
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  
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  
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  
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

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  
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  
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  
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  
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  
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於胃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蘇休音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縶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

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得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鬲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



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  
念之與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  
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  
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  
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  
不幸有方二三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  
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  
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

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  
必此省爲人上省弗自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  
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  
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議從丞相御  
史計之臣義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  
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內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慮壁音壁足不且病痲音非夫壁能行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

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饒至難也并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已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  
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憚大信德義  
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所誠宜俛視中國  
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  
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  
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  
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  
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  
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  
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  
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  
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  
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



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  
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  
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心然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  
也

新書卷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充禮妨害帝義甚  
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  
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  
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



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  
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  
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  
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  
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  
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  
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  
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

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  
材而出竒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  
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  
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  
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  
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  
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  
網而漢陰降舜舞于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



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  
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份  
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  
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  
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  
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陛下也為  
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  
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  
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  
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我狀者其自  
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音誤慈母也  
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  
人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當  
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  
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



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此  
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  
善賞者蹕之駸轆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  
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  
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  
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駿乘且雖單于之  
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

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  
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  
奴之使至者若不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  
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馘音恣切膜  
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  
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  
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  
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



他其切思也憂也

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三人或薄或拚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必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令使者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時相告人人忭忭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



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怵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闕。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特

人偶之為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特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怵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得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裨劔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

音誤

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

人之見將吏猶噩

音惡驚也

迂仇讎也南鄉而欲走

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

夫惡得不係頸稽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

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

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

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



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音憤切炙者熟肉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嚼臠

炙音蔗肉音隕切嚼大口滑多飯酒此則亡竭可立待

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

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

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

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

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吾敢費御

府誅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

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

下躋音蠡乖逆天下窾音款貧盜賊罪人蓄積

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

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憲

音管憂也

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

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  
及雖蠻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憍渠頗  
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憍渠大罪也今天  
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

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  
夷也顧為成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  
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  
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  
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  
所銜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之官  
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



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  
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濟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獨猛敵而獨田彘不博反寇而博蓄莫所  
獨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虞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

淮難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醮讓敷留之罪無  
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  
曾不捕王入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  
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  
佗所陛下於淮南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蹠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傾而  
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



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  
下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  
之餽賜逆聊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  
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竒狡少年  
通棧竒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  
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  
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  
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尺淮南王

罪人之身也淮南王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  
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也  
人不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知也今  
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尺焉泣洽衿卧咫尺  
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湏臾忘哉是  
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  
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  
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



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伐主也。為發憤快志爾。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圍。為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

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故然，使鱣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鱣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  
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饗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  
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  
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

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大殘  
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  
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  
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  
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  
請賣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



而上不驚者世有之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  
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日百萬之衆聚國何以  
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聚者徒而橫擊  
罷矣夫羸老易子孫而斲其骨故法未必通也  
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  
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

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  
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事勢

遷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  
數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  
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  
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



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顧祖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

者以請之則吏隨而拊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且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壹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饗而可哉夫農事不  
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  
正錢日亡善人休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慘  
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閻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  
柰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不得其術其  
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  
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  
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

己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  
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  
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第四終

新書卷第五

傳職連語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  
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  
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  
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設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知任術



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  
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  
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  
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  
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  
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  
直以道之伐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  
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

相之威儀以光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  
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  
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  
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問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臧之



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  
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  
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  
不彊於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授於䟽遠卑賤  
不能而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  
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  
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  
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  
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  
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  
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  
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  
知已諾之適僞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  
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  
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



從美不以彰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傳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饑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函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減。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

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不知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清。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傳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者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



以禮使士負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燕者也故咳唾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楚言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素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能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理道得矣此五  
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  
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  
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  
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進善之旌  
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  
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爲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  
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  
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明堂之位  
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  
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  
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敦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  
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  
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  
立於後者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  
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讓



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執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天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

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賢。踐其肺。履其所。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襆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學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天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



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為吾夾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

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咫尺亟壞繒薄咫尺亟裂器薄咫尺亟毀酒薄咫尺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  
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爲  
善則行鯀驩堯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  
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修惡來進  
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  
與爲善而不與爲惡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  
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

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  
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  
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  
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醮之濟濟辟士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  
諫左右急也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  
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  
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  
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  
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  
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  
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  
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

吏敬率其業正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  
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  
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  
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  
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  
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



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  
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  
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  
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  
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  
過不聞待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  
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譔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

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  
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  
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  
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  
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  
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  
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  
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



祈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  
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  
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  
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闕

新書卷第五終



新書卷第六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弟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剽恐當作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



梁太傅賈誼撰





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

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



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  
紕，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  
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  
優飽也。虞人翼五紕，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  
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  
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

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  
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入。始  
奏觴，不下徧君，不賞差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  
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  
苞苴。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陳  
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  
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



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  
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  
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  
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  
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  
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  
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  
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  
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子祜胥者相也祜大  
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  
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  
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寧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  
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獮不



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睢而不遠不出植羅  
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出林昆蟲不螫不以火  
田不麇音迷不卵不剝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  
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則物莫多湯曰昔珠音子蚤音召不音高順不用  
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  
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鵙鵙王在靈沼於  
仍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

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  
方理得矣逮至德溼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  
地富燠音因烟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  
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蟲音郝猛妨丁宵之虫密  
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論  
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悱然愷然精以厲喪紀之



志慘然惘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  
忘色之儀也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  
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福然  
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物憂音幽然儻然若不還

容儀也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音平祭祀之視  
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平

音留垂綱提儀也

言有四術言敬以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  
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  
之言也固願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  
寸端面攝纓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曰共立因  
以磬哲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

立容也



坐以經立之容。臍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佞肘曰早坐。

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則。從然而任。

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平。足如射箭。

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鷲倏。

其固復也。旋如濯絲。

跣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

拜容也。拜而未起。

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莖。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

臂。誦存劍之締。欲顧顧不過轂。小禮

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也。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

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也。

若夫立而跛坐而踣音偏不正也體怠懈志驕傲趨視

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

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音孫小

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

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

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

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棫樸薪之禎音又燎也之

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

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耳擗珠以



細其間。瑤瑤以類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鳴嘒嘒。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

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敢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



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  
之倨，兩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  
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  
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沉乎明，王執中履  
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  
則施，威之與德，文若繆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  
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  
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龍乎？能與細細，能  
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  
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實，在大不究，狎而  
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惰，卒不妄，饒裕不羸，  
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



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  
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四時之運例在則觀預  
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大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  
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既美其施  
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  
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  
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  
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  
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  
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  
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  
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



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  
繡賦歛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  
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喋矣衛君垂  
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  
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  
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  
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  
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

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  
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賈也  
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什也不亦宜乎  
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  
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  
倉母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  
曰糝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



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  
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噉牛而耕曝背而耘苦  
勤而不敢墮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  
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  
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  
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爲苟食  
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  
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公家爲一

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  
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穉  
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  
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  
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  
鄰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  
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  
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



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  
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  
相杵婦女扶珠璣大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  
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  
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  
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

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  
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  
棺以視有勇剖軀之背斫朝涉之脛國人大駭  
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鄒侯之  
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福  
魯文公出畝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  
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  
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



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夭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伯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淦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

脩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



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  
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  
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  
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  
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燕君使復召公之職  
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  
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國出境乎管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  
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  
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  
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興天子莫不勸  
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  
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  
下陛視群臣陳履杖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  
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

新書卷第七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怵怵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



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教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

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



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  
不穀恐亡有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  
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  
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  
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  
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  
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

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  
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鮫。晝學道。而夕講之。  
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  
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親。貴諫臣。詰逐政治。  
躋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  
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  
而欲食。御進胾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



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

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



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  
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  
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  
而不崩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不適  
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  
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  
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  
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  
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  
鍾楚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  
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樓之會稽越王之  
窮至乎喫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  
璧號咷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



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  
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  
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  
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  
妾大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間官為積孤身為闕  
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緒師與成還謀而  
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

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  
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客臺握而掩敷  
則犬群嗥而入淵螭衡道而適奧燕雀剖而斃  
蛇生食蘆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  
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珥東門  
身鳩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  
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剽夫差兼吳  
而拊閭閻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



種繁領謝室渠如處車裂田泉自此之後勾踐  
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  
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  
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  
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  
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  
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  
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  
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教虫  
作網今之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間之曰湯德  
之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  
時酒二醜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



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  
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從  
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  
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  
曰王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貪豈愛  
一跣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

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禱  
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  
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  
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  
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信禱骨  
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之君  
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



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  
妻弗識乃伏刺襄子正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  
不甘味一夕而三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  
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  
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  
我事中之君與惟而衣之與闕而枕之夫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餽吾  
以鼎實舉被而為禮死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退讓

昔果大矣字執為  
皇影全与楚  
所果其楚其  
皆程瓜果身知  
力教清其瓜  
楚其瓜白瓜而猶  
清其瓜三惡其  
令以果瓜三惡  
楚其瓜三惡因  
在而極果不  
有死其者矣果  
其以瓜三惡  
貝尉三惡  
報極瓜三惡  
曰是攝怨在  
之道也令人

報之大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壞陛三象莖茨弗剪采  
掾弗刮且翟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大使翟國  
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  
王桎桎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  
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



為其亭在滄海  
亦合白也也  
且而往不則已  
亦日以美其亭  
而亦王如學焉  
為也其令大因  
以同其玉其日  
也乃謝以滄海  
詩多子學焉  
王使玉其玉  
誇侯者曰其  
三休乃玉其玉  
翟國之者其  
平使者曰不

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  
者文王嘗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措况乎  
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  
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  
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  
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  
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

麇畏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  
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  
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  
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  
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  
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



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錄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終

新書卷第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師

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



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

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



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  
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  
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樂聲技藝之人  
竝見大臣奏事則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  
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持御者在側子女  
不襍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  
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  
也

###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  
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  
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狷之智者



獨何與。然則舜、禹、桀而加志，我儂慢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當試傳白騰黑榆，缺陂襍芒，若蚩虬視益口笑，佳態怵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跌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蝨音買買楚棘，彌道千餘百合，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過老聃，匪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跌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生，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以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減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

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知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矣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則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莫



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  
威立，教順則必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  
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  
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則必謹於言，則  
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者其為原無屈，  
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  
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  
謂之慈，反慈為噉，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

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人謂之惠，  
反惠為囚，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鬻，弟愛兄  
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密謂之恭，反恭為媠，  
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謂之貞，反  
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  
謂之端，反端為跂，一作跛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  
為險，行善決死謂之清，反清為鮒，辭利刻謙謂  
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  
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  
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  
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  
反行為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戟厚人自  
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  
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悖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齟齬優

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色衆容易謂之裕反  
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安柔不苛  
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  
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音自欵謂之  
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啣音餽  
五恨切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  
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窵  
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



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  
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  
審道謂之倜反倜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  
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  
之察反察為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囿胡  
切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脩立謂之  
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悛音談謂之敢反

敢為拚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  
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  
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行道者  
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  
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  
之內是以陰陽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



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坏留音而外遂外遂  
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  
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  
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  
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  
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  
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  
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

之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六法外體六  
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  
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  
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  
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  
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  
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  
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當一



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  
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  
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  
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  
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  
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  
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  
弟又有子子為從父而為昆弟故為從父從父

父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  
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  
從祖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又有子從曾祖  
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  
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  
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  
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



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生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節，可謂天地六，可謂人之六行。

###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於見玉也。各有狀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居如  
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  
灤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命此  
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理生理通之  
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得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  
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  
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  
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

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  
美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  
密者德之高也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  
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  
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  
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  
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  
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



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搯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又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襟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

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永疑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雖狀性者。道德



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  
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  
曉神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  
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  
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  
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

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  
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  
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  
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畧然有定矣不可得辭  
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  
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畧堅謂之命命生



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  
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  
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  
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  
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  
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  
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

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  
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  
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  
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  
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  
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  
理而明其指今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

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傳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



玉者真德鳥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  
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爲民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為民為興壞，君以為民為強弱，吏以為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由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

矣。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細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為蓄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毋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  
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  
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  
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  
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  
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  
自為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  
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

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  
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  
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功  
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  
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  
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  
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  
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

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



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  
者在人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  
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  
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  
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戒之後民以相罵也  
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  
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  
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  
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  
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  
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  
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  
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  
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  
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



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失然協

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嗚呼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



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

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



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偽。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有而聖王則弗起也。國

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闡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



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則民必能爲

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



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  
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  
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  
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  
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  
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  
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  
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

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鄉相焉夫民  
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  
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  
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  
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  
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  
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



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  
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  
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  
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  
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  
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  
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

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  
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  
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  
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  
後知其間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  
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  
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  
必擇其臣而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



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  
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  
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  
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  
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  
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  
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

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  
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  
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  
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  
所攸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  
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  
故君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出  
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



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室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

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譎。博音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為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己緣巧者之事而學

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非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



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



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朝日士朝則  
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  
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戒  
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  
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襲河而導之九牧鑿  
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  
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

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  
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  
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  
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  
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



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  
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  
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細可必，細蓄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  
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  
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

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  
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  
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  
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  
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  
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  
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  
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  
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  
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  
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

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  
必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  
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  
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  
諸侯凡有給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  
以義然後能之以勝也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



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  
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  
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音一

有之萬民藲藲音叢草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

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

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

道者宜處而父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

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

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

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

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

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

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



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

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喻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



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  
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  
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  
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  
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  
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  
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  
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  
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  
而民不私相閉閤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  
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臣  
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  
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  
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  
民無夭<sup>大</sup>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得  
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  
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得四  
生矣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內賢良以禁邪惡  
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  
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下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  
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



矣居六月宗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  
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  
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  
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其莫若敬居莫若儉德  
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  
器無重用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

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  
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  
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  
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  
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  
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  
各遵其道故曰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  
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象九譯而  
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  
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

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  
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  
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  
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邾錡邾犢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  
加陵周單襄王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  
單子其語犯邾犢見其語訐邾至見其語伐齊  
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



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疆  
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人意故也對曰  
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郟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体目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  
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  
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  
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  
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  
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  
晉有三郟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  
之語犯郟叔訐郟季伐犯則凌人訐則無人伐  
則拊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顛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止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顛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台一人必乘之鳴

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



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  
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  
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  
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  
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

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  
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  
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  
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  
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  
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  
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



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

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幼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謔。獨處不倨。雖怒而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纒之。四賢。傍之。成王有智。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



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  
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  
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  
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君  
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於沙  
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  
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  
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  
佐後士能成功立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  
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



烙之刑而殷民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罽  
至越王不遺秋舊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  
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  
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言也鮑叔以為賢於桓  
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  
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

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肖而任事史鮪忠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不置屍於北堂於禮足  
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  
易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  
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鮪之



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狎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徒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



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  
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  
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大祖太宗與社稷  
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  
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  
與社稷太史出以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  
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  
同者以此防民有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執明則

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為  
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智求不可  
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  
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  
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  
莫經於此疾此致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  
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  
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



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

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與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古，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傳雜事

甲戌十月後錢震澗  
閱本按



梁太傅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  
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  
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  
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  
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  
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  
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  
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尽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



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  
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  
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不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  
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

隨夷溷兮謂跖躋廉莫邪爲鈍兮鈃刀爲銛于  
嗟默然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履  
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詳曰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  
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龍衣九淵之神龍兮沕淵  
潛以自珍偃蟻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  
所貴聖之神德焉遠濁世而自戒使麒麟可係



而羈兮豈云異乎太羊般紛紛其離此鄙兮亦  
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可必懷此鄙  
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遙縉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  
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  
誼既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  
誼自傷悼以呵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  
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岬私怪其故發書占  
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  
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  
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意合音當作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  
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烏失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音團化為異

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  
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  
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  
士繫俗僥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  
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  
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翔翔乘流則逝得坎則  
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  
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泥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蒞  
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  
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詩書故令誼傳  
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  
度踈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

提法

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  
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歎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  
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  
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



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執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使為治勞智慮若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  
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  
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字依以安

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  
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  
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  
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



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手。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治。

黃帝曰。日中必熒。

音衛

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

工昂反切

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

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

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



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  
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  
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丕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  
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



親跡  
心向  
必來

赦死臯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  
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  
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  
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  
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  
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  
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不知所移明

符  
看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  
理解也至於體音寬音髀音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  
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三  
法  
家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  
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  
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  
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

三  
法  
家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  
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地及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  
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  
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又沒  
論

植遺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  
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  
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痛身慮亡聊失今  
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  
瘡也又苦跋盭跋古蹠字盭古戾字元王之子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  
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



地以安天下。䟽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直讀曰倒縣而

已。又類辟

足病音壁

且病癰

風病音肥

夫辟者。一面病癰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豎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戒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緣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占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古

謂之車馬囊其上。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為乘車騎從之象。

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

與公併僂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輟寢戶之簾，奪音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大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



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  
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  
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  
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  
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

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  
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  
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  
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傳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提孩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  
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  
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夏後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通家

通喻

第の家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玉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

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

昔王蒙

得喻記

學看事  
陽也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之



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叢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

集詬集胡結反詬音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挺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群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

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簞簞不飾坐汙穢潘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

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黿纓盤水加劔造請

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



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熹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



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  
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  
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  
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

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  
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  
彊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  
庶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  
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音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千移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鉅履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甌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甌



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熟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  
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  
爲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徙城陽王喜爲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  
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  
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  
之不當今奉辜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  
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  
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矣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桂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終